

合掌村「羈絆」也是「遺產」

櫻花粉，森林綠，稻田金，鵝毛白，每一種色彩都能與板栗棕的村宅搭配出一幅幅和諧如畫的風景圖卷。而這，正是日本三大秘境之一的白川鄉合掌村的美麗四季。

前幾次的日本中部之行都錯過了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合掌村，此行便首先將它寫入了行程，並從飛驒高山乘巴士前往。

雖然不是川端康成筆下的「雪國」，但沒有什麼句子比「穿過縣境上長長的隧道，便是雪國」更能描述巴士從隧道出來後眼前的景象，群山、樹林、大地，已然廣袤無垠的雪白還在沒有停止地蔓延。

一下車，連在中國西北長大的對雪景早已免疫的我，都被白川鄉在「陽春三月」飛舞的鵝毛雪片飄灑得興奮起來。零下一攝氏度的低溫壓在臉上並不會「寒徹骨」，呼吸起來倒是冰涼的舒服，讓坐了很久車的人精神一振。

連年的冬雪雖然壓不垮陡峭的村宅屋頂，但這些農居每三四十年也需要更換一次屋頂的蒲葦草，為日後做好防護準備。在對合掌村的介紹上讀到這麼一句極具人情味的語句：「由於這項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所以村民們都習慣鄰里合作。而這種村民之間的合作就稱為『結』，指人與人之間的羈絆」，腦海中不由得浮現出一部善良的人們分工有序、淳樸地合作無間的溫暖場景，僅僅是想像這種「羈絆」就已經很受感動。正如少了豉油汁的燒臘飯不好吃一樣，每天在地鐵、巴士、電梯、高樓和工作台的「框架區塊」中長時間生存的甚至連鄰居都不認識的城市人怎麼會不憧憬這份「羈絆」呢？

所以說，文化遺產是活的。

（上）

樂活

潘 少

逢周一見報



▲合掌村的雪景

別來無恙蔡紅虹

二十年前，到北京「北漂」的第一天，我去了作曲家谷建芬老師家，她說「哦，你從南京來，你們江蘇有位蔡紅虹唱得很棒，可惜她就不想留在北京發展。」八九十年代是中國流行樂壇黃金期，全國各地的歌手都到北京求更大發展，蔡紅虹卻是例外，她在全國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獲獎並亮相過春節聯歡晚會後，很早速入婚姻殿堂，我還應邀參加過她的婚禮。

紅虹不過長我兩歲，我代表南大學生會、廣播台常邀請她到校園演出，每回她基本有求必應，一來二去成了朋友，包括她的父母。她當年的婚禮是在剛落成的南京中心大酒店舉行，酒店陶總經理熱愛寫歌詞。那年我已是大學四年級，買了人生第一套西裝，參加完那場盛大婚禮後，便穿着那套西服奔波在找工作的路上。畢業後我進了一家沒有文藝節目的電視台，紅虹婚後生了女兒，淡出歌壇，便疏遠了。十九年前我在南京辦過一場演唱會，邀請她演唱了兩首歌，從此便杳無音信。今年初經朋友牽線才與

她在微信上重逢，上周在南京一面。

與她一見面，我說我還記得你那首《不想和你同樣說曾經》，旋律挺好，你應該再唱。她說不唱了，聲帶小結，現在參加朋友的聚會都改配樂詩朗誦了，都是推不開的人情。我們交換了十九年彼此的家長裏短、兒女情長，還有彼此的星座，我說咱倆認識時都沒人關心什麼星座。看了她女兒的照片，孩子已是快大學畢業的留英金融高材生，聽了她女兒用吧吧軟件錄的歌，我說遺傳基因是偉大的，她比你當年唱得還好。紅虹姐說女兒的唱功還得磨，像自己當年能唱得好靠的是蘇州評彈的童子功。我說現在數字技術能改變歌手的音準音質，沒幾個歌手去磨基本功的。我說我們過時了守舊了，她莞爾，像當年她披着婚紗的一個回眸。山河故人，別來無恙。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鑰匙的隱喻

驚寒，一早去大學健身中心跑步。嚴寒天氣，離家時全身披掛：羽絨大衣、帽子、圍巾、手套、長靴，手提裝跑鞋的袋子。回家前重新換鞋、穿衣、戴帽。到家卻發現大門鑰匙不見了，這一驚非同小可。

我習慣把校園一卡通和鑰匙放在右邊口袋裏，離開運動中心前取出鑰匙，將塑料鑰匙圈套在右腕上，以免回家開門時摸索起來費勁。摸口袋、掏衣袖，鑰匙找不到，只得回頭。那天早上要上班，我疾走而去，一路不停瞓地面。到了地方，先去前台詢問，又到失物招領處，鑰匙仍無音信。我沒帶手機，只得借用失物招領處的座機給保存我應急鑰匙的羅素老人打電話。他二話不說，馬上送來。我在路上碰到，還搭了他的車回家。

車一停，我拿着備用鑰匙跑上台階去開門，心里嘀咕不知鑰匙是否落在家裏。一低頭，大門鑰匙赫然在目，薄雪上綠色的鑰匙圈非常醒目。當初我急著回頭，沒仔細四處看看，結果白白着急上火不說，還麻煩了好幾個熱人：失物招領處的羅杰和幫我送鑰匙的羅素。我一邊慚愧，也一邊慶幸：雖然瞎折騰一番，幸虧有驚無險；儘管浪費半小時，結局還算不錯。

虛驚過後，不免想到去年工作繁多時多次把自己鎖在辦公室外，不得不打電話叫大學保安來開門的往事。我這個人，一旦頭緒太多做事就會分心，各種忘錢包、忘鑰匙、走錯門的奇葩糗事層出不窮。這次丟鑰匙既是警示——提醒我該放慢腳步，耐心做事，也是隱喻：縱有寶車，沒鑰匙也只能過其門而難入。接下來該好好安排時間，及時糾偏，才不至於釀成大禍。

周末做飯、打掃，家裏煥然一新，更讓呼吸放緩、血壓降低、心情放鬆，一舉兩得。

墟里

葉 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黑色世界

銀行高層與逃稅人害怕查帳的弱點，在三年間從客戶的戶口裏，盜取了七千五百六十八萬日圓（時為一九七二年）。

後來，元子離開了銀行，開了她自己的第一間俱樂部，取名「卡露內」（Carnet），是法語「記事本」的意思，顧名思義，這間店的資金正是拜那本「黑革記事本」所賜。元子以這本黑材料，繼續在表面風光的銀座世界，敲詐、盜取、犯罪，最終在罪惡中越踩越深。

原口元子的身份背景，是典型松本清張小說主角的人物設定：出身低下的平民百姓。為了擺脫前途暗淡、枯燥無味、遭遇不公的生活，藉着別人的罪行而進入社會黑暗的角落，卻不知不覺間陷入另一個更大的罪惡之中。這種有關平民與權勢的衝突、公義與

哪樣重要

化積澱，即足夠的詞彙短語的儲備，還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做後盾。否則聽不懂對方所說，自己也只能作淺層次的表達。

留意到香港記者或港人在內地，用普通話溝通時，所設的問題多是封閉式的，用「是」或「不是」便能作答。提不出言之有物的話題，多是因為提問人缺上面所說語言與文化的積累。

我們把太多教學時間花在語音上，相對削弱了學習語言文化及傳統文化，即使語音上挑不出大毛病，但內容膚淺空洞，又如何見出普通話教育踐行了表達和溝通的原意呢？

這與學習英語道理一樣。人們操的已是

罪行的取捨、貪念與上進心的定義，成為了《黑革記事本》的故事核心，也是清張作品的命題。

在聲色犬馬的五光十色之下，松本清張寫下了《黑革記事本》。這是一座黑色的銀座，也讓人想起松本其他的「黑色作品」，如《黑色樹海》、《黑色畫集》、《黑影地帶》、《黑色福音》、《黑色回廊》、《黑色天空》，等等等等。黑色，或許就是松本眼中社會的真正顏色。

普通讀者

米 哈

m.facebook.com/mihaandlouis

逢周一、三、四、五、日見報



哪樣重要

美國腔或牛津腔，但只能在問好、天氣、購物等範圍作簡單對答，設題多為「是不是很高興？是不是很麻煩？是不是很難過？」之類，收穫「是」或「不是」的答覆。這樣決不能說他們的英語水平已很好。

幸而不少香港年輕人儘管英語語音不標準，但能就民生、政經問題流利到位地表達和溝通。也樂見他們在普通話有同等表現。我認為言之有物比字正腔圓更為重要。

人與歲月

凡 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一、三、五見報



李六乙的《哈姆雷特》

劇第三幕的經典台詞「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多年來不同的中文譯本詳列出來。從四十年代朱生豪翻譯的「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直到李健鳴翻譯成「在還是不在，就是這個問題。」可看出譯者盡力找出更精煉的文字，把既虛且實的原文意念傳達給觀眾。

說這齣《哈》劇是李六乙的獨家版本並不為過。單是舞美的構成，已經是該位內地名導的一貫特色。整個舞台是一塊浮動圓環地板，舞台上方便掛着一個全方位移動的金屬質感球狀物體，將莎翁描述的「丹麥大監牢」，既打造成字由穹蒼，也將角色不斷轉變的心情和憂悒具象化呈現出來。演員在空蕩蕩的舞台上演戲，猶如人世間卑微渺小的

紅塵，更能反映人心的空虛。

另一方面，演員的能量能夠征服舞台的空間。內地著名演員胡軍和濮存昕分別飾演哈姆雷特和克勞蒂絲，兩位男主角都能塑造角色個性，演說台詞技巧亦能明確傳達角色的思想。盧芳一人分飾皇后和奧菲莉亞，更是李六乙的神來之筆，將母親和女伴的微妙關係與丹麥王子直接關連，賦予《哈》劇更加耐人尋味的意義。

文藝中年

輕 羽

cloud.tkp@yahoo.com

逢周一、二、三見報



真的沒有「大象」嗎？

鉛字肖像

楊 騏

逢周一、日見報



於香港藝術節賽馬會當代舞蹈平台上展演的舞蹈劇場《沒有大象》，它的第一個版本曾於二〇一七年在北京上演，不過此次在香港再演，已是完完全全不同的模樣了。

在編舞常肖妮看來，「這個作品永遠不可能重複或複製，因為每個人都在講自己，所以每次演出，都是重新面對不同地域或環境的人，去挖掘他們身上獨特的屬於自己的東西。」

香港版的《沒有大象》確實有很鮮明的港式元素，本地表演者們的念白中，地道的廣東話和可愛的港式普通話交織在一起，充滿了日常生活的氣息，對白中

間有時還穿插入膾炙人口的流行曲，雖然只是輕輕哼唱起那熟悉的曲調，但出生成長於此的觀眾即刻便知道這首歌是《似是故人来》。就是這些看似不起眼的細節，讓這一首演於北京的作品潤物細無聲地抓住了每位香港觀眾的心。如此一來，香港版的《沒有大象》所言說的，不僅是六位表演者各自的快樂與哀愁了，他們的故事、他們的情緒、他們的疑問，亦可能是每個置身於這座大都會中的人們不可避免要面對的。

《沒有大象》的六位表演者都很年輕，他們也毫不掩飾自己好玩的天性，令整齣作品充滿了青春的盎然意趣。尤其是演出中後段，表演者們用三種不同的「節奏」去表現同一段戲碼，同樣的對白及同一肢體動作分別換上三種速度去呈現，從日常的一倍速，到異常的二倍速，最後換

上非常荒唐三倍速，用十分戲謔的方式將「我們的生活是如何被異化的」這一殘酷的事實展演了出來，雖然惹來台下觀眾的陣陣笑聲，卻也留下了意味深長的餘韻。有時，比起正面的說教，反倒是無厘頭的方式，更能激發出人們內心深刻的悸動。

表演者之一的梁俊豐說：「這是一個充滿玩味和實驗性的空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自我與群體意識的形態，像是在玩「假裝」的遊戲，又像是挖掘「真相」的偵探過程」。

他們追問道：你喜歡做夢嗎？你懦弱嗎？你享受嗎？你遺憾嗎？你不回應嗎？……從個人到社群、從玩樂到工作、向觀衆拋出了無數哲學問題，相信每位觀眾都能從這個作品中帶走一節屬於自己的感悟。

（下）

明搶明偷

周六傍晚晚六點時分，我正在元朗廣場三樓的三聯書店內看書，突聽恐怖叫聲：「搶嘢啊！搶嘢啊！捉住佢，着藍衫個……」，我扭頭看向門外，一長髮女子一閃而過，我即急奔出去看個究竟，又見到對面確有一藍衣男子狂奔往電動扶梯，與此同時，三位年輕男子從圓圈型商場兩邊追堵，迅速捉住了他，他們試圖將他按往地下，但那男子怎樣也是不倒，有人彎腰將他一條腿拉往一邊，那男子終不支倒下。

三位見義勇為的青年一直控制住那男子，十分鐘左右，一男一女兩位商場保安陸續來到，似在詢問案情。看情景，大約是那女子在同樓層超市購買的物品被人搶劫，而非搶錢搶手袋。又過了十來分鐘，兩位警察到了，他們為那男子鎖上手扣帶往升降電梯，當一行人經過我這邊時，可清楚看到那男子年紀約三十歲上下，不似貧困潦倒傷老病殘者。好好一個壯年人，不努力工作賺取正當收入，卻到人家的塑膠袋中搶東西，大庭廣眾之下人格盡喪，這麼沒腦子嗎？

晚間新聞中，看到當日中午另有一單案件發生，是油麻地某男子持刀傷人，被警察當場擊斃。據說死者是偷竊慣犯，有逾二十次案底，那天他去到超市，經理認出他常來偷東西，於是趕他離開，不想那人跑出去在肉檔搶了把刀折返來斬經理。又是一個明搶明偷之徒。

紅塵記事

慕 秋

wusiupikwa@yahoo.com.hk

逢周一、三、例，有報



冷暖之間

壯，但每到天氣略有變化，哪怕只是降溫一兩度，他一進辦公室，第一句話準是：「降溫了，好冷啊！」公司裏的大姐說：「要不要這樣誇張！我吖喲，都不覺得有降溫。」阿琨嘿嘿一笑：「沿着碼頭跑步的那些老外，常年光着膀子，你總不能說就沒降過溫吧。」

其實，在冷與熱之間，人與天氣沒什麼分別。

身邊總有一些人，看起來精緻得體，圓潤熟絡，對誰都展現出絲絲暖意來。上了年紀的，我們往往會稱道他古道

清晨的船艙內，空調總是讓人感到微涼，我常常裹緊了衣裳。四周西裝革履的男士，也為了暖和些把背包緊緊地抱在懷裏。這時，我就在想：外面的天氣到底是有多冷呢？

當輪渡靠岸，艙門打開，外面有時晴空萬里、陽光和煦，非但沒有半點冷的跡象，而且明顯感知自己穿多了，趕緊把衣領的口子鬆一鬆；有時又涼風陣陣，夾雜細雨，濕冷的威力強大地鑽進每一吋關節。我惶惑：這即將開始的一天，究竟算是熱的，還是冷的？

天氣預報只是數字。終歸這天氣的冷暖，還是與體質和體能有關係。隔壁辦公位的阿琨，一米九大高個、結實健

熱腸，年輕的，我們往往會評價他們「年紀輕輕但會做人」。可是直到有一天，不經意間得知此人因為手足貧困而沒能按時與他平攤老父親的醫藥費而怒告親人，或是因為服務員怠慢了他而定要投訴至讓人失業，才明白暖意表象下的冰冷才更接近於真實的溫度。

我平日裏也是一個話不多的人。總有人說，「你太清高了，過於冰冷」，甚至會詰問我：「你怎麼可以那麼冷漠？」我承認，我大多數時候是冷淡的，那不表示我的體內不流淌着熱血，也不

表示對什麼人、什麼事都沒有勇氣、熱心和激情，我們只是儲蓄着，積攢着，以待需要的時候，為我們對的人，為真正重要的事，付出我們最大的誠意和熱情。那樣的熱情，有限卻熾烈，是火把，溫暖、知心、閃耀。

冷暖之間，有我們最真實和有分量的人生。

負暄集

趙 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

